

朝花夕拾

夏日里的菊

□赵婷婷

说到菊,人们通常会联想到秋天。菊开九月,在霜降前后,所以经常见菊与霜同时出现。苏轼有“菊残犹有傲霜枝”的诗句,刘克庄甚至直接以《霜菊》为诗题。可见,人们默认的菊花季是秋季,连农历的九月都被称为菊月。直到我开始关注路边的花花草草,突然发现,夏天也有各种各样的菊。

最早认识的,是蓝花矢车菊。有一天,走在海边的行道上,突然注意到路边绿化带里开着几朵蓝紫色的小花,每一枚花瓣的边缘都是锯齿状狭长尖裂,看起来精致又秀气,就像一颗颗落在绿色草丛里的蓝紫色星星。我掏出手机,用识花软件识别了一下——是蓝花矢车菊,花名下一行小字:“那一抹深蓝,轻轻地呼吸。”这一句话,让这并不起眼的小花瞬间温柔起来,她们仿佛拥有了鲜活的气息,呼吸着、颤动着,眉眼盈盈。

有一回女儿去湖边上写生课,我作

为家长一起前往。湖边碧绿的芦苇和香蒲生得密密丛丛,香蒲还捧出一根根有趣的像烤肠一样的蒲棒。女儿坐在一丛红色镶金边的花前,开始在她的速写本上作画。我的注意力被花吸引住了,花朵中间一轮红色,边缘是一圈金色的锯齿,金红的配色很容易让人想起过年时绽放在大红春联前的烟花。识别了一下,她叫天人菊,开得可爱跳脱,仿佛儿童画在画本一角的小太阳一般,充满了稚拙的童趣。

夏天里最闪亮最耀眼的菊,当属金鸡菊。从花芯到花瓣,一整个都是金灿灿的,仿佛吸饱了阳光,全部贮存在花朵里,一经绽放,就开始释放源源不断的光和热。董家口港地铁站附近,有占地数亩的一片金鸡菊,花开时节,灿烂如锦,初夏的风一吹,就泛起闪着金光的绿浪。有师友问,这花为什么叫金鸡菊呢?经过一番查阅,居然有人说因为她花瓣边缘的

尖裂状如鸡脚,所以叫金鸡菊。真不知发明这名称的人长着一双什么样的眼睛,这样舒展美丽的花儿,哪里就像鸡脚了?

初夏的时光里,我还见过缀着雨珠的黄芯白瓣的大滨菊,见过花芯如球、花瓣垂落的松果菊。这些生在路边绿化带里的叫作“菊”的花儿们是极美的,她们不似花店里的玫瑰、芍药、绣球那般雍容华美,却自有一种或清秀或泼辣的美。她们潇潇洒洒地开在河渠边、行道旁,让夏天的日子变得温柔又明亮。

夏日里的一天,我走过峰山河边,随手折了一枝金鸡菊和两枝蓝花矢车菊,回家插在汾酒的青花瓷瓶里,竟然别具韵致。野花数茎,酒壶一个,成就一次美的体验,何其幸哉!



人间烟火

蒿子冻

□徐晓燕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蒿子冻是青岛人的心头好。对于吃惯大鱼大肉的人来说,蒿子冻也许算不了什么,在人们眼里极为普通,但蒿子冻的色香味又是其它菜无可比拟的。蒿子冻被赋予了海边人家的智慧和情感,在岁月的长河里愈发晶莹剔透、醇香绵长。

倘若是在炎夏,又累又乏又渴,嗓子眼儿干得直冒烟,午饭若有一盘蒿子冻,会犹如服了解暑仙丹,瞬间浑身酷热顿降,从里到外凉个通透舒坦,实乃天下第一爽事!

做冻的蒿子生长在近海的岩石上,呈褐色,主干圆柱形,小枝互生,形成密密麻麻的一片,有风便会摇曳生姿,来回摆动。采回家以后,先用木棒不停地使劲敲打,一边敲打还要一边抖动,让上面附着的小型贝类和石灰素类杂质自然脱落,直到变得非常干净为止。

收拾好的蒿子经过多日晾晒后,用清水反复冲洗浸泡,直至变成白色,蒿子也就变得柔软了。然后放入锅中,多添加一些水,大火烧沸后持续二十分钟左右,转为小火,慢慢加热,直到蒿子全部融化,与水合为一体,锅中汁液呈黏稠状。停火后,温度渐渐降下来,用勺子把汁液舀出来放在大盆里,过滤出渣滓,就大功告成了。

细看,蒿子冻呈青灰色,犹如青玉,晶莹剔透,托在手里柔软筋道,尽显冻的风骨和纯正。麻利地将蒿子冻划开,倒入碗中,再将盐、醋、味精、香油、蒜末、香菜等轻轻浇上,爱吃辣椒的,再添上几滴辣椒油,用白色瓷盘盛了,色泽平添几分画意,食欲一下就上来了,嘴里不禁溢出口水,有些迫不及待了。

颤巍巍地夹起一块冻,瞬间撞开了嗅觉通道,撬开味蕾,在舌尖上探索,在嘴

里搅动,直到波翻浪涌,再向下蹿入食道,然后游走于肠胃。真是入口润滑凉爽,辣香、酸香、甜香、咸香、鲜香融合在一起,香了你的嘴,饱了你的胃,融化了你的心,令人酣畅淋漓,大呼过瘾,幸福指数“噌噌噌”地蹿高!此时,为了一盘蒿子冻且放下身份与架子,吃它个狼吞虎咽、沟满壕平、心满意足,抹抹嘴,从此和蒿子冻结下“深厚友谊”。

吃完冰凉的蒿子冻,满口生津,从口腔直抵心房。再热的天,一盘冻下肚,身上的汗就消了,毛孔舒泰地张开着,五脏六腑的闷热血气一扫而光,整个人都神清气爽。

而今,蒿子冻越做越有特色,也越来越被人们所喜爱。无论是在街头巷尾,还是在饭馆酒店,随处可见它的芳踪踪影。一碗齿颊留香、的蒿子冻进了肚子,无论身处多远,都感觉离家乡很近。

往事悠悠

土坡上的狗尾巴草

□刘元明

村西头的土坡像块揉皱的粗布,褶皱里藏着一支生生不息的军队。芒种刚过,千万支绿穗子便齐刷刷地刺破薄土,在暖风里抖开毛茸茸的旗。

那些草穗子总在七月里疯长。墨绿的细秆儿顶着毛茸茸的穗头,顺着风势俯仰起伏,远远望去像一团团凝固的烟云。土坡是旧河道留下的淤积层,雨水冲刷出沟壑纵横的褶皱,狗尾草就在这些褶皱里深深浅浅地扎根。

我也常蹲在坡顶看它们跳舞。阳光穿过草茎时,会在赭色土地上投下细密的影子,恍若无数支摇晃的毛笔,正在给夏天写长长的信。风掠过草尖的瞬间,整片坡地便簌簌地笑起来,细碎的绒毛纷纷扬扬,落在我泛白的裤腿上,像是被撕碎的云絮。

父亲说这些野草最会缠人。春天翻耕时,犁头刚豁过的地方,隔夜就能冒出青翠的芽尖。它们总在麦垄间见缝插针,和庄稼抢着喝雨水。父亲在世时,常

常在晌午头戴草帽,提着篮子来采草籽。他粗糙的手指掠过草穗,枯叶般的掌纹里便沾满浅褐色的种子。“留着喂鸡。”父亲说着抓住草籽让我瞧,那些细小的颗粒在他掌心跳动,像是会呼吸的星星。

某个露水未晞的清晨,父亲教我辨认这些草的岁数:泛黄的草茎是老辈,青翠的是新茬。他折下几支狗尾草,三绕两绕编成毛茸茸的兔子,草茎在他布满裂口的手指间翻飞,竟比竹篾还听话。那些草编的小动物躺在我的窗台上,随着季节更替渐渐褪成灰白,却始终保持着蜷缩的姿态,仿佛在等待某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春天。

后来,我常在放学路上拐到土坡。夕阳把草穗染成琥珀色时,能看见父亲佝偻着背,在草浪里移动。他的蓝布衫被风吹得鼓起来,整个人像株会走动的老树,而那些晃动的狗尾草,倒像是他生出的无数枝丫。暮色四合时,老人和野草的影

子便融成模糊的剪影,成为土坡永恒的轮廓。

今年清明回去,父亲的坟头上长满了狗尾草。父亲与草打了一辈子交道,灭草无数。我不知道这些草是来寻仇的,还是来念旧的。它们或是依依不舍,喃喃低语,或是剑拔弩张,盛气凌人。

村西头的土坡好似凭空消失了。推土机碾过的痕迹如同巨大的伤疤,裸露出黄褐色的泥土。我蹲在残存的草根旁,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话:“人活一世,能像狗尾草那样就好,落地生根,随风弯腰,该结籽时就结籽。”

残阳里,几株幸存的狗尾草在砖石缝隙间不停地摇晃,摇得我眼泪都掉下来。它们的穗头低垂着,绒毛在逆光中泛着微芒,像是从土地深处升起的星火。我忽然明白,这片野草从来不是土地的装饰,而是大地本身在呼吸。那些被车轮碾碎的草茎,此刻正在看不见的土层下悄然萌发,等待下一场透雨。

琅琊放歌

晨光

□赵守卫

天边泛出蟹壳青
烟火在灶台间生长
旧陶碗哼着薄粥的曲调
风铃突然摇晃
露珠自叶尖醒转

推开窗子的刹那
光线沿着手臂爬上皱纹
眼角悬着褪色的花瓣
呼吸里浮起四季风声
祖母的咳嗽和纸飞机
依然沉浸在梦乡里

此刻 米粒舒展成云絮
我不急着煮沸整个清晨
眸子里的
这座新鲜而熟稔的城市
正轻轻收拢
所有记忆中的黎明

晨雨

□杨倩林

雨刚把石子路擦成墨绿
两只蜗牛就爬成了逗号
悬在潮湿的句读间

它们触角相碰的瞬间
碎叶在砖缝里悄悄翻页
碎银般的水洼晃了晃
倒映着两对螺旋的年轮

慢得像时光遗落的省略句
在晨读声漏下的间隙里
用湿润的足迹拼写
一些极其深奥的符号

听风小记

□崔子矜

晾衣绳的颤动里
棉布正复习未晾干的絮语

它经过时捎来
阳台铁栏的暖意
和玻璃罐里鸟语

我们唤作风的
实则是秋千在翻它的过往
咖啡杯的残渍
一本书的破损
压着花裙子的月份牌

许多日子的边角
正向西移动
渐渐褪成,米黄

我立在竹竿下
看纽扣间隙
光斑游走的节奏
忽然发现衣领的褶皱
被什么轻轻抻平了
又松开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